

骗人的时钟

益勉编

每人民出版社

1

骗人的时钟

益勉编

程欣甫 瞿元根插图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5 字数 30,000

1977年1月第1版 1977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171·682 定价: 0.10元

目 录

一把皮榔头·····	1
衣服上的血泪·····	9
水槽的故事·····	18
更表与马达·····	26
童工仇恨·····	33
骗人的时钟·····	44
包身契·····	53
鲜红的臂章·····	63

一把皮榔头



照片上这把皮榔头，是解放前资本家为毒打工人而费尽心机制造出来的一种刑具。从表面上看，它轻轻巧巧，可是在牛皮里却包藏着铅块。这把皮榔头，凝(níng)结着纺织工人多少鲜血、眼泪、怒火和仇恨。

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上午，“呜——”，凄厉的汽笛声，回荡在苏州河上空。座落在河边的纺织

厂里，工人们下工了。

这时，却有一群衣衫破烂，瘦骨伶仃的小姑娘，在一个领班的监视下，向厂内走来。

这个领班姓王，三十来岁，长着一个鹰钩鼻子，深陷的眼眶里嵌(qiàn)着一对绿荧荧的贼眼，活象深山里的老雕，人们背地里都叫他“王老雕”。

这一群小姑娘，都只有八、九岁，最大的也不过十岁，王老雕要把她们领到哪里去呢？

原来，这些孩子是王老雕从农村和育婴堂骗来、买来的包身工。王老雕把孩子们骗来后，就让“拿摩温”（工头）教她们学细纱接头，限令一个星期学会。可是，这些孩子虽然从小在农村和育婴堂里也干着繁重的活儿，但从没见过工厂里的机器。这些“拿摩温”对资本家、领班点头哈腰，对工人却是又凶又狠，对包身工更是心毒手辣，从不好好教她们，动不动就是拳打脚踢，一个星期中孩子们什么也没学到，只是身上又添了无数伤痕。

一个星期到了。今天，孩子们要进车间“考试”，通过这一关，就要让他们上车独立操作了。包身工一上车，不仅资本家能够将小小的孩子当成年工人使用，榨取血汗，而且兼管包身工的领班王老雕也可以从中分肥，按人数刮到一定数量的钱。因此，王老雕巴不得这

些孩子快点上车。现在，他就是带着她们去“考试”的。

车间里静得出奇。工人们干完了十六小时的活，都拖着累散筋骨的身子回家去了。十二个包身工，站在一台细纱机旁，心神不定地等待着“考试”。那个监考工，挺着个大肚子，手上拿着金怀表站在一边。王老雕那毛茸茸(róng)的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儿，恶狠狠地对包身工们说：“你们听着，一分钟接十只头，及格了，有你们的好处，不及格，哼！你们等着！”

机器轰隆隆地开动了，细纱筒管哗哗地飞转，包身工们的心都仿佛要跳出来了。

王老雕一个一个地喊着名字，被叫到的包身工手忙脚乱地上车操作。已有四个人不及格了。王老雕的脸拉得很长，鹰眼里闪出了凶光。这预示着一场灾难很快就要降临到小姑娘们头上了。

最后一个轮到阿英。在这庞大的纺纱机面前，矮小的阿英慌了神，只见她三只手指头夹住飞速旋转的筒管，用劲把它往上拔，但筒管象在锭(dìng)子上生了根。“快，快，别磨洋工！”王老雕吼了起来。阿英额上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，不知是太瘦弱，还是太紧张，她慌了手脚，那只拔筒管的手不住地颤抖着，筒管动也不动。“快！”王老雕又是一声吼。阿英咬紧牙关，用尽力气往上一提，只听得“啪哒”一声，筒管拔出来了。但是

阿英只觉得眼前金星飞舞，一团漆黑，由于手上用力过猛，脚下虚弱无力，她一个跟头摔倒在机器旁。监考工一看，“哼、哼”两声冷笑，扬长而去。

包身工“考试”不及格，对王老雕来说，就是意味着到手的钱又丢了。残暴成性的王老雕，这时面孔铁青，一脸杀气。监考工的冷笑，又象火上添油。他一边骂：“装死！”一边奸笑着从腰间抽出一把一尺来长，包着牛皮，象榔头似的东西，跟疯狗一样向阿英扑去。他手起锤落，朝阿英脚骨上打下去。只听得一声惨叫，阿英双手捂住膝盖蜷(quán)缩成一团。万恶的资本家及其走狗，觉得用皮鞭、藤条鞭打工人太刺眼了，他们费尽心机，用牛皮包裹铅块，制造了这把皮榔头。皮榔头体积小，拿在手上不引人注目，打在身上，皮肉不见伤痕，骨头却会碎裂。现在王老雕用的就是这把杀人不见血的皮榔头。

听着阿英的惨叫，王老雕还不甘心，又举起了榔头。看到王老雕这样残酷地毒打阶级姐妹，旁边的包身工再也忍不住了。有个叫林娣的小姑娘大声喊道：“为什么打人？”王老雕一听，鹰眼气得血红，狂叫道：“妈的，我还没找你们呢！你们这些赔钱货，考不上，还想吃我的闲饭。”说完撩(liāo)起巴掌朝林娣脸上打去，鲜血顺着林娣的嘴角流了下来。林娣冲上前，揪住王老

雕不放。王老雕一声狞(níng)笑，举起皮榔头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看你犟(jiàng)！”朝林娣头上猛击两下。

林娣抓住王老雕的手松开了，双手紧紧抱住头，双眼紧闭，慢慢倒了下去。一会儿，她用力睁开双眼，怒视着王老雕，眼中喷射出怒火。她想站起来，但是只见她脸上痛苦地抽搐(chù)了几下，双手拚命地在地上抓了起来，抓呀，抓呀，林娣的指甲抓得掉下来了，手指上血肉模糊，地上一道道血痕……林娣的手犹如抓在小姐妹们的心上，她们怒火冲天，围在林娣身旁，轻轻地呼唤着……

宁死不屈的阿英，看到小姐妹为她讲了一句公道话，就遭到如此的惨打，她强忍着脚上被皮榔头砸过后的钻心疼痛，扶住机器站了起来。她要反抗，要以死相拚！她咬紧牙关，挺直身子，向王老雕冲去。丧心病狂的王老雕大喊一声：“妈的，反了！”对准阿英头上又是一榔头，阿英再一次倒在皮榔头下。

不一会，林娣和阿英嘴里、鼻子里就鲜血直流，含着满腔仇恨死去了。她们那最后的眼神，小姐妹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，它仿佛在说：“姐妹们，给我们报仇呀！”仇恨的种子深深地扎在她们幼小的心灵里。

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，被资本家 and 他们的走狗用皮榔头打伤、打死的决不是阿英和林娣两个人呀！有



多少阶级姐妹，在这皮榔头下含着冤(yuān)恨死去呀！

细纱车间有个叫宝凤的青年女工，苦难的生活使她从小养成了倔强(jué jiàng)的性格。过年过节，她不给“拿摩温”送礼。“拿摩温”怀恨在心，几次到王老雕那里挑动要开除她。王老雕也因宝凤不送礼而气恼，他们勾结起来，刁难宝凤，派她做“烂弄堂”。这“烂弄堂”就是机器破旧，断头多，生活最难做的纺车。宝凤知道这是在蓄意刁

难，但她还是不屈服、不送礼。有人劝她，借些钱买只鸡送送算了。宝凤说：“我宁可把鸡扔进粪缸也不送给资本家的走狗！”她闷头硬挺着干活，虽然累得腰酸背痛，精疲力尽，但她坚决不向王老雕屈服。王老雕恼羞成怒，便时时



找宝凤的岔(chà)子。

一天夜班，宝凤由于连续几天只喝点薄粥汤，又饿又累，再加上车间里闷热，她实在吃不消了，身子靠在车头上，刚喘了一口气，突然耳边一声吼：“混帐东西，生活做不好，偷懒倒会！”随着喊声，一记耳光打上来，宝凤的半边脸顿时麻木，宝凤抬头一看是王老雕，满腹仇恨涌上心头。这个倔强的女工，她不愿意受人欺凌，受人奴役。她随手拔起筒管朝王老雕打去。王老雕一面喊：“反了，来人哪！”一面举起皮榔头向宝凤狠狠敲去。这个受尽三座大山压迫的纺织女工，惨死在皮榔头下。

王老雕能如此作威作福，是因为印把子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，仅仅这把小小的皮榔头就夺去了咱们多少阶级姐妹的生命呵！老工人满腔悲愤地说：“这把皮榔头，我们活着记在心上，死了刻在骨头上！”

是的，我们必须把这阶级仇恨牢记在心上。少年朋友们，当你们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，或者在少年宫、“向阳院”、电影院里幸福地欢度假日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能忘记旧社会的纺织工人象你们这样的年纪，正在皮榔头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千万不能忘记，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民在皮鞭、榔头下受熬煎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们拯(zhěng)救出苦海，使纺织工人见

到了光明，成了工厂的主人。但是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时时梦想着复辟的。解放前夕，王老雕易名改姓隐藏了下来。他不甘心自己那个阶级的失败，把皮榔头一层又一层地包好，藏在箱子最底层，妄想卷土重来，再举起皮榔头，向工人头上砸去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广大纺织工人及时采取了革命行动，抄出了他的变天帐和这把皮榔头，王老雕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从这把皮榔头上，我们不仅能看到纺织工人苦难的过去，还可以听到阶级敌人的霍霍(huō)磨刀声！它告诉我们：“牢记阶级恨，不忘血泪仇。”它提醒我们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！

何琪琦 编写

衣服上的血泪

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们一定参观过阶级教育展览会吧？当看到一件件血泪斑斑的衣服时，你一定想详细知道它们的来历。照片上拍的，是纺织工人解放前穿的破衣服。老工人钱小妹当包身工期间，就是穿着这样一件破烂不堪、沾满血泪的衣服。

钱小妹出生在江苏泰州一个偏僻(pì)的小村里，

一家人租种着地主的几亩薄田过活。家里常常揭不开锅，有时吃上一顿，也是半饥不饱的。从七、八岁开始，小妹就去地主家放牛，从早放到晚，牛肚子吃得鼓鼓的，小妹肚子里却饿得咕咕直叫。吃饭都顾不上，更没钱买穿的了，小妹长到十一、二岁，还没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，也没穿过一双鞋子，一块破破烂烂的土布往身上一披，就算是一件衣裳。爸爸妈妈看着，心痛得说不出话。可哪有钱去买布呀！

小妹十三岁那年，一天黄昏，她放完牛饿着肚子回到家里，妈妈把她叫到跟前，拿出一件蓝底白花的小褂(guà)子对她说：“小妹，妈给你做了件新衣裳，快穿上吧！”小妹接过花褂子，高兴得忘记了肚子饿。她仔细端详了好一会，忽然，象发现了什么似的，抬起头问妈妈：“这不是您的那块头巾做的吗？”妈妈没有回答，她把小妹紧紧搂在怀里，扑簌簌(sù)掉下一串眼泪。

过了几天，同村在上海当包身老板的周开荣来到村上。这天晚上，他贼头贼脑地窜进了小妹家里。爸爸还没有回来，妈妈正在小油灯下补衣服，小妹倚(yǐ)在妈妈的膝盖上打着瞌(kē)睡。门被推开了，微弱的火苗剧烈地晃动几下，险些儿熄掉。妈妈抬起头，只见周开荣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嫂子，在补衣服呀！唉，穷人的日子真难过啊！”说着，他的眼睛在小妹身上滴溜溜乱

转。又说：“姑娘家这么大了，还光背露胸的，做父母的看得下吗？你要是让小妹跟我到上海纱厂里去做工，包管她天天吃的白米饭，身上穿红着绿，三年包身期满回来，你就不认得她啦！”妈妈和小妹半信半疑地听着。周开荣又从怀里摸出一件花花绿绿的衣服，在他们面前抖了抖说：“看，穿的就是这种花衣裳，一年一套，三年就有三套，另外还有夹衣、棉衣……嫂子，我是看在同村面上才帮你忙的，可别错过机会呀！”就这样，小妹和村上五个小姑娘一起，被包身老板骗到了上海。

一到上海，周开荣就把她们赶进了工棚。这工棚又小又脏，总共才十几平方米，却住着三十来个包身工。小妹他们刚站定，周开荣就凶神恶煞(shà)地对她



们训话：“你们听着，明天去纱厂写号头的时候，要睁大眼，挺直腰，踮起脚，装得神气一点。”说完，把门“砰”地一关，扬长而去。

什么叫“写号头”呢？原来，工厂资本家招工条件很苛刻，对包身工，他们可以象挑选商品一样任意择(zé)取。长得矮的不要，甚至生得难看一点也不录用。被选上的，就给编上号头，进厂做工。

包身老板是靠剥削包身工为生的。包身工被骗来后，就成了他赚钱的工具。名义上，包身老板要负担包身工的吃和住，但实际上包身工吃的是照得出人影的薄粥汤，住的是象鸽子棚一样又小又脏的破房子，而包身工劳动得来的工资，则全部落进了包身老板的腰包。多一个包身工写上号头，就能多一份钱，因此，周开荣巴不得立刻把小妹她们送进厂去为他卖命。

第二天天不亮，老板把她们赶起床，穿上花衣裳，带着她们到纱厂门口去写号头。

钱小妹和同村的五个小姑娘都写上了号头，这下，她们心里都落下了一块大石头。因为，听早来的包身工姐妹说，如果写不上号头，轻的被包身老板毒打一顿，重的可要被打死。

在回工棚的路上，小妹看着身上的花衣裳，想着周开荣对她妈妈讲的话，心想：“这就是三年包身期间的

第一件衣裳吧？”

谁知道，一踏进工棚，老板就直着嗓子恶狠狠地叫起来：“死丫头，还不快把衣裳脱下来！老子花钱买你们来，是叫你们做工的，不是养你们享福当小姐的！”六个小姑娘被迫脱下衣服，让老板收了回去。

后来，小妹才知道，她穿过的那件衣裳，已经有几十个包身工姐妹穿过了。她们中间有的早已被折磨死，有的还在为老板干活卖命。老板的花衣裳背后，凝结着包身工的多少血汗和泪水啊！老板娘却常常拿出花衣裳，在小妹面前花言巧语地说：“只要你卖力做生活，将来这件衣裳就是你的了。”

老板娘说的是骗人的鬼话。纱厂里，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苦工，加上工头、拿摩温的皮鞭和拳头，包身老板的打骂和虐(nüè)待，没过多久，小妹就被折磨得不象人样了。她身上，还是穿着妈妈用旧头巾缝成的小褂子。

天气一天天热起来。夏天到了，包身工的工棚里蚊子成群，跳蚤(zǎo)横行。可是，包身工们根本洗不上澡。小妹和其他包身工姐妹一样，头发、衣服里钻满了虱(shī)子，浑身上下痒得难受。没有换洗的衣服，只好白天黑夜都穿着那件蓝底白花的小褂子。

一天，小妹实在忍不住了，跑去向老板要衣服。老板听罢，脸孔一板，眼睛一瞪，鼻子里“哼哼”着说：“要



衣裳穿？哼，小叫化子，也不照照自己的脸！”小妹一听，再也按捺(nà)不住胸中的怒火，冲着老板责问：“一年一套衣服，是你亲口对我妈说的。你为什么赖掉，为什么骗人？”一个包身工小姑娘竟敢与老板顶嘴，这可不得了。周开荣伸出黑手，对着小妹“噼噼啪啪”一阵耳光，一边打一边吼：“看你再敢回嘴！看你再要不要衣裳！”老板娘也跑过

来，帮着老板对小妹一顿拳打脚踢。小妹被打昏过去了。衣服也扯破了，伤口里冒出的鲜血染红了朵朵白花……当时钱小妹还不懂得，虽然包身老板与她同乡同村，但是不同阶级。包身老板口口声声同乡同村，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。

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，小妹的小褂子经受了汗水、鞭子和时间的磨难，已经变得破烂不堪(kān)，象擦